

行華九深

四大名山

佛教在中國有四座名山，它們是：浙江普陀山（觀世音菩薩）、安徽九華山（地藏王菩薩）、山西五台山（文殊菩薩）、四川峨嵋山（普賢菩薩）。傳說這四座名山就是四位大乘菩薩化身度眾的道場。在中國只要是佛教徒，多多少少會有個願望：就是一生能有一次到四大名山朝聖。我雖是佛教徒，在以前，朝山對我而言，只是一個又虛幻又不切實際的夢想。

隨著時代的變化，大陸的觀光開放，高僧傳內祖師大德言行對我的影響，那虛幻竟然逐漸化為真實，不切實際的夢想成為可以捕捉的現實。終於因緣成熟，去年（2000年）10月我們夫婦倆便束裝上路，準備登上九華。

蓮花佛國

九華山（圖1）座落在安徽省青陽縣境內，古稱九子山，因李白遊山遠眺雪後山峰如天賜九蓮，觸景生情而詩曰：妙有分二氣，靈山開九華，自此改名九華，九華山境內，寺宇林立（寺院牆壁漆成黃色，以便容易辨認），香煙繚繞、暮鼓晨鐘，是善男信女朝拜的聖地。九華山因風光明媚、氣候宜人、也是有名的避暑勝地，在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中獨領風騷，以香火甲天下、東南第一山而響譽於海內外。1978年正式開放為旅遊重點。

■福原信玄(徐森源)：

北醫牙醫系11屆畢業

日本國立新潟大學齒學博士

元臺北醫學院慈海學社第十屆社長

元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茨城分會長

元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副會長、文化部部長

元東京協會佛光世紀主編

現福岡佛光緣主編



（圖1）

地藏菩薩

談九華不能離開金喬覺—金地藏，他是新羅人，唐開元年攜白犬渡海來華，上了九華山虔誠苦修七十五年，圓寂後三年打開趺坐的石函，只見顏貌如生、兜羅手軟、骨節有聲、如憾金鎖，其形跡又與紀典所載的地藏王菩薩相合，故被尊為，地藏王菩薩應化。



(圖2)



(圖3)

化城寺(圖2)是金菩薩在九華山的開山寺，相傳晉隆安五年(西元401年)天竺僧人杯渡於此建室為庵，金聖覺則於西元756年入居弘法利生，佛法日漸興隆盛旺。1981年化城寺成為九華山歷史文物館，館內有漫畫介紹金菩薩一生行跡，以及歷代古物，後有藏經樓，珍藏明版大藏經，我們去時正在修繕中。

「肉身寶殿」始建於唐代，重建於清代同治年間，是直接建在金地藏墓上的塔形廟宇，寶殿以白玉石鋪地、鐵瓦石柱、飛簷畫棟，殿內有漢白玉地藏墓，墓上有高約八公尺的木質黃金塔(圖3)，塔七層八面，供奉地藏像百餘尊，相傳金地藏的肉身跌坐在塔內石函。

讓我印象深刻的是：一般遊客至目的地必是一哄而散，而那天正好有浙江來的約四~五十位信眾，辛苦地跨過九十九層的階梯，來到聖殿前，先列隊誦經念佛十多分鐘後才來到殿前，搭上海青，入殿並順時針跪繞三匝，那種虔誠的態度實在令我們汗顏，此情此景終身難忘(圖4)。

全身舍利

九華山的全身舍利，從金菩薩起據說本有十三尊之多，文革時只有金菩薩和無瑕和尚二尊免於其難，其餘皆遭破壞，近年來又多了幾尊，其中仁義法師是第一尊比丘尼的全身舍利(圖5)，她是1995年農曆十月初七圓寂坐缸，1999年一月二日開缸時，只見仁義老師太端坐在缸裡，黑白相間的頭髮長出寸餘，牙齒完

好，皮膚毛孔清晰具有彈性，更令人驚奇的是入缸時手印的變化，右手稍微提高呈捻針狀，因為她生前曾是中醫師，幾十年來給病人扎針的姿勢便是如此。

百歲宮建在東岩之巔，從前走路來回需要四個小時，今年四月完成纜車，只需三分鐘，百歲宮是依懸崖峭壁走向，構成走馬通樓的建築，外觀險峻巍峨，之所以稱為百歲宮，是因為明萬曆年間，無瑕和尚在此結茅為庵，刺舌取血寫成81卷華嚴經，苦修百年，一百二十六歲時坐化，三年九個月後，明崇禎皇帝做了個夢，便命兵部尚書到九華山敬香，在東崖頂上發現石洞，靜坐一長老，儀表端莊，肉身完好，皇帝大喜封他為「應身菩薩」，他的肉身舍利，兩手做平舉狀，據導遊徐榕生先生說：清朝時因不慎失火，山上缺水，大火即將延燒到肉身菩薩，但三、四位僧人竟然無法移動，



(圖4)



(圖5)



(圖6)



(圖7)

最後只好祈求菩薩：度過此難，必歸原位，沒多久但見結手印的雙手，逐漸平舉，山上突然風雲密布，雷雨交加，一場大火終於平熄，而菩薩的雙手，便永遠保持這個姿勢（圖6）。

東崖右邊是鐘樓，慈明和尚在此敲鐘十八年，和尚文革時在僧人組成的“佛教生產大隊”工作，一次曾取得柴木加上自己體重共得八百斤，故人稱“八百斤”，1995年圓寂，

死前交代坐缸，並在三年後開缸，但因僧眾們事忙而遺忘，第四年缸內發出檀香味，才開缸得知是全身舍利，現供奉在肉身寶殿下的地藏殿。

四冷八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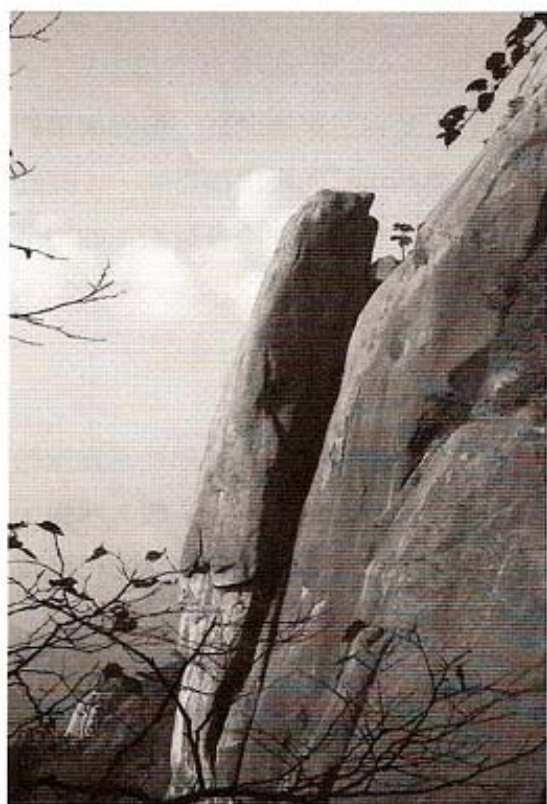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投宿在聚龍賓館，餐餐都是素食做的四個冷盤，八個熱炒，外加熱湯、飯、水果、麵條，又特別要了小饅頭，每餐都是吃得肚皮圓滾滾的。

從前上天台正頂，必須攀登兩萬三千磴的台階，1994年在閔園建築了索道，全長1350公尺，所以至天台正頂只需坐索道12分鐘後，再從古拜經台（圖7）往上走，一邊觀賞兩旁奇岩造成特殊的景觀：金龜朝北、大鵬聽經石（圖8）、蠟燭峰……等，走完最後的一千八百個台階，便可到達天台寺和一線天，當您氣喘如牛、步步惟艱地上了天台正頂，您便可看到石頭上刻著八個字：“不到天台，九華沒來”。

在閔園有一棵一千四百年的鳳凰古松（圖9），去看鳳凰松必會經過九華蓮社（圖10），導遊帶我們進去參拜，內住八十多歲的老師太和二位比丘尼，寺境打掃得非常乾淨。除了偶而給女遊客們掛單、做做法會外，便是種菜維生。大殿的陳設非常的樸實，禮完佛寒暄後，



(圖9)



(圖8)

順腳來到廚房，但見一塵不染，家俱都是自做的，簡單而耐用。導遊問師太：「老師太！今天吃些什麼？」我們便往廚櫃一瞄，但見廚櫃內：一碗青菜、一碗稀飯和米飯，還有幾個小饅頭。頓時令我們羞愧萬分！什麼是苦行？什麼是持戒？什麼是清淨？一切說文解字，不如老師太的一盤青菜來的透徹伶俐。

旃檀禪林

在九華山不期而遇兩位台灣來的法師。最後一天一起參觀完肉身寶殿，順路來到旃檀禪

林的大悲寶殿。大悲寶殿內坐滿了從寧波來的信徒，正在做一場水陸法會，我們利用法會的空檔上前禮佛。同遊的法師想打齋供眾，沒想到大陸寺廟已無此習慣，而被誤以為要掛單，因為還有時間便在殿前台階聊起天來，但見大陸的出家眾，腳穿運動鞋，上身內穿運動衣，外披黃色海青。甚至有些出家眾竟將袈裟頂在頭上走路，全無威儀。為此，我們在大殿台階前，開始品頭論足地並感嘆著大陸佛教的沒落。正好住持來巡視法會的狀況，導遊告訴我們住持是慧深和尚(圖11)。我們一看又是運動鞋，運動衣外披海青，怎麼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？導遊和住持是舊識，和尚便請我們過去，遞上名片後和尚指著鑲在大殿前他寫的「佛」字叫我們看，然後便帶我們去他山上的辦公室。一路上他說：觀世音菩薩和佛陀的法術如何又如何？我心中還在嘀咕：怎麼說是法術呢？

一坐下來和尚便開示：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，不要在外相上分別是非。因為眾生在事相上見佛，所以旃檀禪林三大寶殿的建築以高、以大、以莊嚴來取勝。大雄寶殿供奉著釋迦牟尼佛、文殊、普賢菩薩，大願寶殿是地藏王菩薩，大悲寶殿是觀世音菩薩。因此可以讓信眾來九華山一次，便可瞻仰。一佛四菩薩，減少四處奔波之苦，並且說明大智、大行、大悲、



(圖10)

大願的意義。還說自己不是住持，而是「服務僧」，服務一切眾生。因為眾生仍在苦海，所以不要自傲成就，要以眾生為心，以一切眾生為父母觀，不要貢高我慢，要誠心、恭敬心、慚愧心、懺悔心，才能一心，證入實相，真如不變。而早晚課和禪座，對出家、在家眾來說都是一樣重要，說得我們四人低頭稱是。最後提筆寫字，給我們的是。

「接人待物首尾相應、成就事業謹追始終」。

給兩位法師的是：

「彌陀教我念彌陀、誰念彌陀即彌陀」

「苟因貪難破伊殼、至無德心毀煙沒、施戒忍三德圓證、成高風亮節紫竹」

和尚送我們到門口，臨別前說了一句話：「龍華三會上再相見！」為什麼不是極樂世界？參！

四線大道

從銅陵至九華一共九十八公里，中間有一段四線大道，我們去時很多地段擺滿了大石頭，車子因此必須繞行而過。看看兩旁又沒有高山峻嶺，一路上又都非常平坦，同修好奇地問導遊，他說：「因為農民在道路上曬稻子，不讓車子輾過，所以擺了石頭，稻子曬完了，收了稻子，忘了石頭」。

在大陸開車必須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還得正確預測和判斷對方的意向和突發狀態，否則您將寸步難行。我們的司機是一位二十出頭的黃花大閨女，圓圓的臉蛋笑起來就像深谷的幽蘭綻開一般。上九華時我還真擔心她的技術，下九華時對她的技術我已相當的佩服。過了青陽，我好像悟「道」一般，告訴她：「丁小姐！這四線大道，其實就只有一線道，不是你來，就是我往而已？」她聽了笑得特別開心。到了銅陵車站，突然回頭問我們：「你們什麼時候再來？」吾心有戚戚焉！因為不想來的人來了，想來的人卻沒來，誰又能知道下次的因緣呢？

畫蛇添足

參拜九華山，如果不是慧深和尚的一席話，我也就像一般遊客一樣，吃喝玩樂，遊山玩水一番而已。忽略了自己心中那無始劫以來便早已存在的十座高山：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身見、邊見、戒取見、見取見、邪見。所謂：「我慢如高山、不流德水。」自認學佛三十年、卻仍在功名成就和財富的五欲橫流中打滾。缺少了行菩薩道那「高高山頂立、深深海底行」及「往！吾往矣！」的大無畏精神。這次九華行，給我一次迴光返照的機緣、是何等幸運！也是何等滿足。



(圖11)